

金文新考（人物集·唐堯篇）

——重黎考

目錄

一、前記

二、鷹公大保（唐堯）的誌事金文

1. 解臣

2. 解燿

3. 解索

三、「大保」是堯為「皇儲」的自称

四、墟(圩)尊九字金文
五、關於「休余土」及其他
六、其他

一、前記

据金文所載，發生在公元前兩千三百七十二年的「虘公大保」，「堯」，「誅未重」，「犛」(美)的事件，是中國自有金文記錄的兩個帝系之間的第一次用文字記載下來的武裝斗争。這是在帝位承嗣問題上，父系「傳子」(男)制的新興勢力和依母系傳姊妹之子(也就是傳婿)的腐朽勢力之間的尖銳斗争的反映。是繼軒轅黃帝夺取神农炎帝历山氏的王位，以及帝顓頊夺取帝少皞的政权以後的第三次發生在兩千五為婚媾的氏族部落之間的內部政治斗争了。因而《史記》上所載：「帝

譽以庚寅（日）誅重黎，成了在五帝時期著名的仅次于「阪泉之野」的「三戰」的「氏族部落聯盟」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内部武装战争。但重黎究竟是什么人，金文之外就不見记载了。至於是多人通用的族称，还是个人专用的氏族称，是帝顓頊之孫，还是三世曾孫，更是史籍上的一筆糊塗賬了。司馬遷《楚世家》載：「高陽（帝顓頊）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黎）」。

班固《汉书》古今人表載：「顓頊妃女嫫生老童，老童妃嫫極生重黎。」依照司馬的史筆所記，重黎是帝顓頊的曾孫，按照班固父子的說法，顓頊之子（男）所生的就是被帝譽所誅的重黎。而三國時有名的史學者譙周注史記，就又說：「老童即卷章，又丟掉了「称生卷章」，「称」為帝顓頊

之子的這一代。

此外，唐代的儒家孔穎達在《詩經·桼譜序》的注釋中，就引用《楚世家》所記，重黎為高辛氏帝嘗的「火正」的記載，又以《國語》楚語中所說的「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為論據，說：「那么依司馬的說法，黎為火正，正是帝嘗時期，但《楚語》却說到高陽（帝顓頊）。因為重黎是高陽所任命的，直到帝嘗時期，還是擔任着這個職務，所以兩說不同。而《楚世家》又把重黎兩個人並稱為重黎，是司馬搞錯了。」（高陽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黎實祝融，重為南正，《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為迂謬也。」——《詩》、《桼譜》、《孔疏》中語）。孔穎達也和譙同一樣，不触及重黎是顓頊的二世孫，還

是第三代為曾孫的問題，却依《楚語》的說法，認為重黎是兩個人，司馬作為一人來記載是錯啦。實際上所謂「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在司馬的《歷書》上就已經這樣作過記載了，說明司馬並不是不知道重黎又有兩字分稱而為兩人的說法。在《楚世家》中稱「重黎為一人，當然又是另有高辛氏火正稱「重黎」而且還有「重黎被誅的根據，因而一只史筆，却保留了兩種說法，這正是司馬史筆的慎重處。經過孔的批注，在被誅的重黎是顓頊的孫還是曾孫的問題以外，又出現了兩個問題：一是「重黎」究竟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第二，帝嚳所誅的重黎，是不是顓頊時期「命之以司地」的那個「黎」？

經過《貨幣集》的古金文考據，可以說，以上這些混亂的解釋都澄清

了。這就是說「重」為祖「柱」的史筆氏稱，「黎」為孫是「成（祝）」的氏稱（史作「稱」，金文為）就是《左傳》所說：「顓頊有子曰祝融」（昭公二十九年）的祝融氏了。高陽世不稱「黎」而稱「鉞」，金文作，即《說文》解「爽」作威（古成、威兩字相通）也。又說：「此燕昭公名，讀若郝，郝是注聲，是假借字，即鉞（貨聲）的古體氏稱，是金文的簡體.

（鉞）的原始體平面圖。所謂「高陽氏命火正黎（犁）司地以屬民」，是帝嚳世的史筆所記。鉞是帝顓頊的嗣宗子，為長，加族稱就是「重鉞」，帝嚳時期稱「重犁」，金文作，是鉞的立體形象，而次子「日南」就命名為「瞿」（鋤）氏。由於青銅鉞在農業生產上威力很大，在當時遊牧氏族部落中引起很大反應，變成了最先進的典型性的新生事物，為廣

大群衆所傳播，聲威很大，因而鑄氏家族的子嗣又開始以重犂為氏族部落首領的族稱了。在《貨幣集·犂貝》一章中，已經作過考証，這已是父子兩代通用的族稱了。帝顓頊之子（男）可以稱重犂，帝顓頊之孫，也可以冊命為「重犂」。如魯之三桓：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瞿氏東虎稱「重犂」，金文「庚申角」鑒內的冊命圖銘作。吳（通虞）史稱吳回為被誅的重犂的兄弟（氏重犂，金文作（見《憲》集七），威是「餘」氏諸子之一，氏稱本官為，又是帝嚳的子姪，因而高辛氏的冊命自署「父辛」。据此又可以推知，這個史稱「其弟吳回」而被誅的重犂，不但也是顓頊的諸孫，而且祇當時兩個帝系間的「普奴路亞」式兄弟同室的婚姻公例來說，還是「子」的姊妹之子，為帝嚳的女婿，這樣被誅的「重犂」是

在帝位承嗣問題上為「大保」堯的对手，也就可以初步肯定下來了。但這一個人，到底是誰呢？在一般的通用的「酋長」式的族稱以外，確切的氏稱呢？金文也有記載。

二、鷹公大保（唐堯）的誌事金文

「重犂」為「鷹公大保」唐堯所誅討，前在瞿氏旅所制的誌事彝器「旅鼎」的金文新考中，記錄確切，已經作過介紹了。而唐堯在誅「重犂」以後，自己又特自鑄造了一件誌事紀功的青銅彝器，這是除了帝堯以父乙所簽署的一字命氏彝器之外，僅有的兩種誌事彝器之一。旧名「大保敦」（見《憲》集七）金銘三十四字，現摹錄如次：

王 戎 王 戎 子 王 戎 子 王 戎 子
 王 戎 子 王 戎 子 王 戎 子 王 戎 子
 王 戎 子 王 戎 子 王 戎 子 王 戎 子
 王 戎 子 王 戎 子 王 戎 子 王 戎 子

全銘的關鍵是前六字。旧釋「戎」為象，並稱「王伐象子。象國名也。」
 「戎」不可識，「戎」亦國名也。是不是這樣解釋呢？首先看「戎」兩字，
 究竟是不是一個人的族稱和氏稱。作器人是「王」的嗣宗子，不具名，
 又不以甲子紀年，可見「戎」字「戎」本身，就不需要用甲子

來紀年了。這是和「旅鼎」以「鷹公大保伐反人（美）年紀岁」是同樣的，是青銅彝器圖銘中，以事紀年的開始。為了解釋清楚這份金文紀錄中的人稱（族稱和氏稱）以及親稱，封邑之稱，以便確定這個青銅彝器的符合歷史實際的年代，以及這個自以「大保」稱的帝王系的「皇子」究竟是什麼人，特分別考証如下：

一、解「𠄎」

「𠄎」字在前头，依金文初期的規律，當是族稱，這個字是不是生疏呢？並不陌生，在誌事彝器上見過，這就是「天子𠄎𠄎」（見《憲集二十一》）七字金文中出現過的一个人稱。銘為：

「天子」作父珠葬

這是帝顓頊諸子之一為高陽氏作的葬器是肯定的了。那麼再從這個氏稱的字形來看，显然是從帝顓頊又稱  (聊) 氏脫體蛻變出來的。聊為帝少皞所冊命，來代替高陽氏。鑄 (𠂔) 字的氏稱，當然五帝時期，聊字和鑄一樣，有兩音，一讀如「戶」，一讀如「巨」。讀聊為鄒，通聊自然是以後的變遷了，因而  字一音讀如「聚」，是聊的異體，就比較明确了。第三，再從  的字体結構上看，是「巨」(聚音)持柱，以保护 (《說文》作戶)  的形象。不用說，口字就是《說文》中的  (古囀字)，是氏族部落所聚居的符號，口字也和其他名稱一樣是兩音字，本音讀聚，變音讀囀，「聚」是「巨」(集市)的聲源和義源所出，

「圍子」就是膠東所說的村鎮的古稱了。「巨」以「桂」保護氏族部落所集居的地方，就是這個「巨」字讀如「巨」（聚）的概念，因而它的另一音讀如「互」，是保護的「戶」字的祖體。

《說文》解「巨」，許說：「規，巨也。從工，象手持之。」字又作「互」，解「互」，「互，筮或省，解，筮，又說：「可以收繩者也。從竹，象形，中象人手所推握也，可見互、巨兩字都是象人手所持的「具」或「物」，因而原本是一個概念，或稱為具（巨），或稱為物（古互物當是一音），這是由於兩個互為婚姻的氏族部落，語言不同的反應，所以一字双音，讀巨是聚的聲源，有帝顓頊的次子稱瞿，是兄弟輩，也是一個聲序，變音讀互，就是古「和」的聲源了。（古和讀貨聲，与物為通用字，見《呂氏春秋·孝竹覽》）

稱「物之美者為「和之美者」，是貨、物，和為古同聲字的例証）和讀貨聲，就是源於「護」的概念。金文象形体和字作 ，就是一个例証。如果以上的論証不致大誤，那么互、巨兩聲，殷周古韻同則在五部，實際上並不是由於音韻上的什麼理由而相通，恰是兩音不相干，是父系母系兩個民族部落對於同一事物的異稱。因為原本屬於一個物質概念產生的，所以作為兩個不同的標聲字，却又相通了。兩字的不同，也是同一字形開始出現兩聲而後變化的。如王就介於互巨之間。

臣字讀巨（聚）是從父系的聲標聊（）字來的，讀互（「戶」的字形所出，「和」的聲源所出），是母系女祖為媧（娥）氏而來的族姓的聲源。

根據以上所論，「𡗗」（𡗗）氏重華，為「天子𡗗」的子嗣，因而以「𡗗」為族稱，該是可以肯定的了。

另外，關於「天子」的概念，既然是帝顓頊子嗣的自稱，足見五帝時期關於「天子」的概念就一定和殷周後世不一樣了。金文初期象形体的「王」字作「𡗗」，或作「𡗗」，就是例証。王者自以「天」居，人稱之作「天君」（見「西午鼎銘」），又是這一推論的印証了。因而「天子𡗗」在這里就只能是「王者之子」的意思，到了帝嚳時期，「王子」就不稱「天子」而稱「大保」了。据此又可以推知，「天子𡗗」為帝顓頊時期的鑄作物。子與男為一義，還未作男、女的區分。

2. 解頡

𡩂字，是聊氏重華的氏稱。旧釋「𡩂」，《說文》殺注：「用手自高取下也。今俗語讀渣，疑即今天所說的「摘」字。根據声类來說，也是屬於帝類項族系，聊的声序，但從字形所象來看，就看不出有釋「摘」的根据。盧旁有火，虽可以作手來看，但也只能是保护的觀念，绝不是採摘的姿態。《說文》解「盧」，許說：「虎不柔不信也，從虎且声，讀若鄺（县）」。殺注：「古音本在五部」。解「鄺」，許說：「沛国县，从邑盧声，今鄺县」。殺注：「按今三經皆作祖，是鄺祖古為一字」。《說文》解「祖」，許說：「木閑也，从本（木）且声」。殺注：「雅曰：祖，槿、柱、距也，仍說：「古音在五部」。殷周古韻五部，且（祖）者（諸）和巨、戶、御、許同部。從声类上推求，𡩂方兩音，本音讀如祖（是「鑄」的古声同音字），变音讀墟，即圩的始体字。為虎（舉）族父祖所居的地方，也就

是墟集所在的絲綢的市鎮了。古墟，圩是一字，而圩有兩音，讀墟又讀，「圍」是村鎮的古稱，在前面解「聚」時已說過。

根據以上所論，「𡩇」兩字一聲讀如「護族（祖）」，一聲讀如「聊」（后世變州聲）墟，「護族」兩音是正讀，「聊（州）墟（吁）」兩聲是變讀，但究竟以變音為主，還是以本聲為主呢？也就要看，是不是处在帝嚳時期的人物了，如果是在帝嚳時期，那麼当然是變音為主，讀「聊（州）墟（吁）」。（顯然，從聲類上推求，這十人物又是春秋後世的，州吁氏以及夙姓的，句須氏的始祖了）。

關於州、祝、鑄三字相通，王靜安有論，說過：「公羊傳之州吁，穀梁傳作祝吁，《說文解字》謂从州，聲讀若祝，是鑄公即祝公，亦即州公矣。」